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三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校刊

名對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益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楼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黄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成祖寶訓云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閲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蓋莫不然殿閣詞林記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嘗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吏部尚書王公翺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名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遂捲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人名問王公如何王以爲未可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illegible]爾以爲不好何也王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國之人 英廟

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祖宗時

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閣下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倉皇

至殿叩首　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旁

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

以片紙數幅與李謝毎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

輩議溥等擬批答　上覽或更定一二字或刪

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看詳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用盡
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　裕陵名見
南陽等後四十年　茂陵及　泰陵初歲不過
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　上天資明
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自
慙也

劉健云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宜
與去召健及李謝三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
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
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才敏達謝方
賢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多不
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

日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議必
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
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太襍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姓名
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
詢之寬亦不知既而曰劉先生曾說劉宇才可
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與重舉其
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

守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守果大壞
薦人之難如此一日　上又名劉戴二公議論
人物大夏言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
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虛
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
遊秦王內花厮打陸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戸部
侍郎令他參贊北征官軍惟以參奏總兵官爲
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提他

這等何以稱為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
文華殿或寶座後平臺問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
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司制誥倪公岳戴公珊
楊公守隨皆名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
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
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

鐸旣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
史公琳張公敷華侍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
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
殆盡

孝皇名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名卿
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
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
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

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日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
前代斜封墨勑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
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今言
弘治十八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李謝四
公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
被寵眷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

州劉遜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下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恭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講讀

太祖名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㫖諫宫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𩛆即命撤圖唐之正色立朝如此雙槐歲抄

李希顏性行峻茂賁酣羣籍　高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爲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

敎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敎者或擊額以管
帝撫而怒　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
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釋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名吏部翰林院官
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特召蹇義楊士奇問之對曰臣兩人共舉
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　東宮曰往昔吾
舉李繼鼎大誤兹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

士奇對曰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令日侍　太孫講讀焉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

不忘如此

文皇帝特簡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張山陳瑛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

惟讓謙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
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
宣宗嘗名王英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有重名
今汝當講經史陳道義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
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
景泰中選內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

講論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曰皆正六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二人對　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楊守陳於經筵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紀舜而

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内侍者名聞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嬖寵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惇信明義無一不盡其道皆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

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名所幸李廣戒之曰
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
張學士元楨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
就而聽之盖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而聲音朗
徹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
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
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
而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鏹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為常讀畢賜宴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筍上黄封鮮筍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宫八字或題上林苑

游了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光句進乾清宮恭紡上用十一字敘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黄封進帶乾清字朱貫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　上頒中官賜講官冠帶靴袍敘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靴而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來昔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記之日上界恩曉色深湛恩稠疊　鴛鸂臨對夾紅

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晉履漸慙華髮點朝簪濫生啓沃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

孝宗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

可感善心懲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歷代小史

經筵面奏近世無間惟据靖甲申夏呂脩撰柟

旨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

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

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忠因以觀學術邪正呂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亮以是論延平同

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潤氣和皆賢議

官也今難其人矣　今言

寵遇

高帝建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名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
高帝欲俾宋濂叅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

次紀進感可傳於後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恆
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名禁
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擬賦以進宋濂李
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勑大
官進天廚奇珍内官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
何不盡飲濂跽奏曰臣年邁恐不勝杯酌或徑

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遂
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爵一觴遂
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遂
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
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問不敢重有所瀆免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遂顏面變赬頓覺精神
飄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
朕亦為卿賦醉歌二　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

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浮瓊斝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遂名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能愛卿亦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也濂叩首以謝　上更勑侍臣應　制賦辭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通刑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璲張唯典籍孫蕡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㸐湯於鼎取甘露投之手注於巵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

耳

濂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盛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歌復　詔侍臣咸作之以寵耀焉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白金錦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璲被誅乃諱迹焉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洪武十二年　太祖名四輔官吳源杜斆趙民望李祐遊東苑命聯句作柏梁體一章云踞盤龍虎擎豪英太祖　五色卿雲炫月明臣斆　王氣瑩然聖景象臣源　民風樂爾見昇平臣斆　山河百二金陵

最臣民望宇宙千秋帝業成臣𥳑暗憶六朝興替事
太祖禎祥未盡又加禎臣徵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　聖制之盡善盡美然君臣之間情禮藹然
與明良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狀元任亨泰　聖祖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
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亨泰襄陽人爲
修撰每名建議郎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
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而

擢禮部尚書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張唯等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
建文君即位眷念舊學廣問董倫左右多書倫
可用名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
侍經筵是年秋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凡玉
鳩杖各一以賜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
人於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
一王洪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

成祖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

何如文靖叩首言臣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

與臣相似　上即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

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

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爲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崑山夏太卿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與中書

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某書　成祖見其字甚
之語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問姓名
以其名昶移日於永字之上今人遂皆從此體
寓圃雜記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與
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
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
惜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俯仰於人故終不顯

云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　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亦憚之

楊榮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假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使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郎日悛改怙終
者不赦
仁宗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
坐楊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
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進每休沐
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於
燕私之時眞可謂爲社稷臣也 年譜
仁廟於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

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獨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錄之令旨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德云其文曰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

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安不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為搆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閒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淸雅眞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優待之

心豈忘朝夕也但卿今年邁恐余為學有日似卿朴直若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有之故特相為覼縷者為卿才德直謇越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者念

彼筋力倦趣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
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
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頤　皇太子特
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攷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
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
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
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
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寐

庶克享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善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玆惟仲春秋特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歆之　水東日記

仁宗爲皇太子命蹇義兼詹事時師傅皆勳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

陞資政大夫

蹇忠定賜第大明門内　上累命中人進式皆不稱　上親畫圖命工戒十日落成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閒士風吏治厖厚可覩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公庶幾矣

郭璡代蹇忠定爲吏部尚書　上謂曰卿爲朕擇才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

官不乏人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愼
晳意公秉衡十四年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
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義獻書以黃文簡
公淮領之一日　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
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
宗淵者一同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
下臨搨頗逼眞因問卿嘗持所書來否公因出

諸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
陳剛中之後也　上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
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同習書公曰然尚
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
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禮部侍郎金公問在　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
集二十冊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失去八
冊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

書事　宣廟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眞殊遇也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名王振欲誅之三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

所在惟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宣宗御製詩一章賜榮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襄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大臣命婦朝賀　太后問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

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𣏌嬪重爲梳整易内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徵明云文貞薨時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婢之説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　朝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録内安得云無衡山一時未之考耳

王翱被賞賚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名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張益故廬被災手疏於　朝稱老母守志孤臣違養弱窮相依以供朝夕而不戒於火以燬先人之遺以傷母氏之心皆臣不孝所致願賜休

終養奏聞・英廟惻然諭工部查官房賜之得故太僕少卿鄧浩房若干間在聚寶門鎮淮橋東遂降 勑給與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義公穀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 上方小帽短衣聞先生奏事為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康强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名堂曰壽豈自爲之記年八十九耄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後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天順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

名王翔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
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
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
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
由此不輟亦可精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
風之詞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入賜箱鶴頂搏
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叩頭而出

劉珝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戸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

延容誰復有以脯略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延休堂漫錄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二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　上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　至尊羨甚紀實也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　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爲尚寶司丞 傳

毛澄弘治甲子爲諭德侍　皇太子於東宮充講讀官敷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　孝宗尤嗜之官其孫世隆爲中書舍人（歷代小史）

武宗自南都還　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達夜暢飲製數詩刻於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遣齋僧善呪者懺之

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設襍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別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

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儒臣梁寅等分爲之

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

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
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
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
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
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
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
齋宮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

制度禮文多安所擬　上嘗製對賜安曰國朝
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陶凱以翰林應奉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乾
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與蘂城崔亮相
可否亮亦善論奏一切禮儀皆其所定製燕饗
九奏樂章克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元時淫
詞艷曲悉屏去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名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

國差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
惻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
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節鈔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胡文穆公
力以爲不可　上雖黜訥言而覬望者猶不已
公因撰御封禪頌以上自後遂無更言者　楊士
奇撰碑
景泰元年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

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戶部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而遂榮亦釋

詔集議祧廟禮部侍郎倪岳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楊守陳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

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議大儒嘗有取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缺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

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下爲七廟與時祧遷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禘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廣議行禮議者竟不能從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議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倪岳力辯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

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
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僖懿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爲周之文武百
世不遷今　憲宗新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
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
倪文毅公岳爲禮部尚書值遣祭竊附其人奏

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
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令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 祖陵松栢 上遣禮侍
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 上
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歎其
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初往迎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毛澄與使焉既
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

見者公曰今遂如此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
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
十表裏白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賚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禮者
引唐開元初婚廟見儀欲 太后中宮追謁
太廟次謁 世廟以爲禮劉龍以爲 祖宗家
法遠過漢唐百餘年來無 母后入廟之禮會
典所載奉先殿蓋爲內庭告謁而設今謁以祭廟

既準奉先殿則　世廟不當入矣　陛下盛德中興比隆堯舜成憲所在豈容變更　上曰聖母有命朕不敢違其令禮官再議公復執奏言婦人無遂事三從之義春秋不廢　陛下以守　祖宗之家法為孝不宜順　聖母之心臣昧死不敢奉詔　上震怒久之竟曲從其議莊敬皇太子冠徐公階受命贊冠甫成禮而薨疾薨公當議喪禮以　上及百官皆為朞之服

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諷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

其尊爲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如
王者非常陳公襄持不可曰　陛下尊孔子先
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卽尊之闕里制當益以
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　聖意宜寘罰
上報如公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
籩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
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讋以異同者徐階

獨係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辯疏上報聞孚敬
坐朝堂名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
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遁
曰　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
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
力據　高帝少作孚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
古禮不階曰塑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
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

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
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
脩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
以為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
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
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謨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

於玆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公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陞爲　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

廟成　章獻皇太后欲謁廟公奏以爲今制無
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其事遂止 行略

薦舉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稱佳何默
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至京投謁
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
東里曰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而退及還任乃
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

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楊文定公溥在内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爲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饋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饋雞四翼旅

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有手摺子書知府以上姓名懷之袖中暇即展閱嘗聞宋呂申公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與公政同　陸儼山外集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践清華如蘇之一郡蓋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

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
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
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令人雖日詩
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强禦
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穆置之於法略不
少貸文敏知即薦爲僉都御史
河東薛文清公瑄爲御史巡按[illegible]

憲臣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

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景泰辛未秋七月以

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

公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

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

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幾

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

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徇其情聽之

去也於是　詔晉復職尋陞南大理卿未幾果
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為先朝名
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
也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
同事者謂宜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
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旨乃復名對如舊　瑣綴錄

黄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嚴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與論薦於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

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陝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吳寬撰傳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知鉅鹿耿公華

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錢塘倪
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
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
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
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
黄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
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神道碑
楊一淸於時政最稱爲通練而性濶大不甚飾

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方石爲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眞可謂朝無倖位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
武宗初謙齋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壓
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
徵明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
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
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徵仲了此一事

庶不爲徒行矣
霍韜自以進賢爲己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攄俱內舉之人也薦豐熙楊愼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陸粲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疏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其推賢讓能有如此

嘉靖末徐文貞公在政府時與銓爲嚴文靖公竝加意人才故郎署如李公世達陸公光祖曾公同亨余公敬中一時承其意攄揚殆盡偶諸郎燕飲當舉令余公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覆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大白浮之余即舉關內傅應詔山東崔孔昕衆謂得人傅方以郡守終養崔以推官註誤久居里中因同白徐公徐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
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
流冗職尚有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
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
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即待之以優猶有自處
於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
有限或自懈於作典之無由則其術且隨墮無
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

能也夫非常之士　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皭然無疵歷歷可證者特開請超擢一二不為常例如此則　皇上之斥幽也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而人人既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